

歌 德

哀格蒙特

人 物

玛加丽特·封·帕尔玛——查理五世之女，尼德兰的女摄政。

哀格蒙特伯爵——高累亲王。

威廉·封·奥兰宁。

阿尔巴公爵。

斐迪南——前者的私生子。

玛克阿维尔——女摄政的亲信。

理查德——哀格蒙特的秘书。

希尔瓦 }
果麦斯 } 阿尔巴的亲信。

克莱尔辛（克拉雷）——哀格蒙特的情人。
她的母亲。

布拉肯堡——一个市民的儿子。

苏斯特——小商人
野特——裁缝
木匠
肥皂工人 } 布鲁塞尔的市民

包依克—哀格蒙特部下的士兵。

劳依宋—耳聋的残废军人。

万森—书记。

人民、随从及卫兵等。

地点在布鲁塞尔。

第 一 幕

〔射箭。

〔士兵和市民们，手拿弓弩。

〔野特，布鲁塞尔的市民，裁缝，上前张开弓。苏斯特，布鲁塞尔的市民，小商人。

苏斯特 唔，射吧，射完算数！你胜不了我！连中三次黑圈，你一辈子没有都射中过。看来今年我要当名手了。

野 特 当名手，并且当大王。谁来嫉妒你呢？你也要为此付出双份酒钱；你要为你的绝技付出代价，这是理所应当的。

〔包依克，一个荷兰人，哀格蒙特部下的士兵。

包依克 野特，把你这次射箭让给我吧，赏赐大家分，请众位先生喝一次：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了，受到很多照顾。如果我射不中，那就当是你自己射的。

苏斯特 我应该插句话；因为这么一来我可要输了。不过，包依克，只管射吧。

包依克（射）好，报靶员，抱歉！——一！二！三！四！

苏斯特 连中四次圈？好吧！

众 人 万岁，大王万岁！万万岁！

包依克 多谢，各位先生，名手可承当不起！多谢诸位赏赐的荣誉。

野 特 你应该感谢你自己。

〔劳依宋，一个弗里斯兰人，耳聋的残疾军人。

劳依宋 听我对你们说！

苏斯特 怎么讲，老伯？

劳依宋 听我对你们说！——他的射箭技巧就象他的主人，象哀格

蒙格。

包依克 我与他相比不过是个笨蛋。他的枪法天下无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这并非只是在他侥幸或是心情好的时候如此，不！他一瞄准，总是射中黑圈。我曾得到他的教诲。在他身旁当差，什么也学不到，那可是个笨蛋。——众位先生，不要忘了一个国王要养他的子民；所以拿酒来，记在大王的帐上！

野 特 我们已经约好，每人一

包依克 我是外地人，而且是大王，我不管你们的例律和习俗。

野 特 你真是比西班牙人糟糕；他们对于这些，到现在还不得不加干预。

劳依宋 他说什么？

苏斯特 （大声）他要替我们付钱；他不让我们大家凑钱，大王只付双份。

劳依宋 随他吧！可是只此一回！他的主公也是这种作风，慷慨大方，只要手头富裕，毫不吝惜。（人们送上葡萄酒）

众 人 为大王的健康干杯！万岁！

野 特 （对包依克）毋需说，这是指的你这位大王。

包依克 假若是这样，我衷心感谢。

苏斯特 确实！一个尼德兰人是很难真心为我们的西班牙君主的健康干杯的。

劳依宋 谁？

苏斯特 （大声）腓力普二世，西班牙君主。

劳依宋 我们的仁慈的国王陛下！愿天主赐他长命百岁。

苏斯特 你不是更拥戴他的父皇查理五世吗？

劳依宋 愿天主保佑他！他真是一位仁和之君！他统领过全世界，他是你们的所有；他在路上碰见你们，就向你们问好，仿佛邻里间互相问好一样；如果你们感到恐惧，他就懂得用十分和蔼的态度——真的，你理解我的话——他有时步行外出，有时骑马外出，想怎样就怎样，只带很少

的随行人员。当他把此地的政权转交给他的皇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曾流过眼泪——我说过，你理解我的话——现今的国王可与他不同，这位是更有威严的。

野 特 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摆出盛大的国王排场，是从不露面的。听说，他很少讲话。

苏斯特 他不配做我们尼德兰人的君主。我们的君主必须如同我们一般快乐而自由，自己热爱生活，也让别人享受生活。我们不愿意受到轻视和压迫，哪怕我们是这样好心的傻瓜。

野 特 我想，这位国王，只要他有一位较好的辅佐臣子，也可以是一位仁慈的国王。

苏斯特 不，不！他对于我们尼德兰人不存在感情，他的心不向着我们民众，他不爱我们；我们怎会爱他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哀格蒙特伯爵？我们为什么爱戴他？由于大家看出，他对我们友好；由于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快乐、自由的生活、仁慈的心肠；由于他没有一样不拿出来分给需要的人，对于不需要的人，他也一样分与。祝哀格蒙特伯爵万岁！包依克，你该是头一个举杯祝贺的人！为你的主人的健康干杯。

包依克 我全心全意庆祝：哀格蒙特伯爵万岁！

劳依宋 圣康坦的征服者万岁！

包依克 格拉物林的英雄万岁！

众人 万岁！

劳依宋 圣康坦是我的最后一场战斗。那时我已经寸步难行，已经拖不动沉重的枪杆。但是我还是给那些法国人吃了颗枪弹，在临别的时候，我的右腿上依旧被一发子弹擦伤了。

包依克 格拉物林！朋友们！那场仗打得真漂亮！胜利绝对属于我们。那些法国狗不是在法兰德全境放火焚烧过吗？但是我认为，我们惩罚了他们！他们那些年老的顽强的家

伙抵抗了许久，我们冲上去开枪射击，一阵厮杀，打得他们愁眉苦脸，战线动摇。当时哀格蒙特所骑的马被他们射倒，我们人对人，马对马，队伍对队伍，在海边广阔平坦的沙地上混战了很长时间。突然间，从河口那头，崩！崩！听到一阵大炮，好象从天而降，不停地向法国人那边轰过去。那是英国人，他们在海军上将梅林的指挥之下，碰巧从邓扣克那边航驶过来。自然他们对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只能把最小的战船开来，开得还不近；而且还有炮弹打到我们的军中——然而也有好处！他们打乱了法国人的阵地，增加了我们的勇气。当时砰砰澎澎地一阵混战！他们全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跳入河中。那些喝到水的滋味的家伙，都被淹死；可我们荷兰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我们是水陆两栖，我们在水里仿佛青蛙一样；我们把那些跳到河里去的敌兵，如同打水鸭一样，把他们击溃扫光。有些漏网的散兵，在逃走的时候，也被农妇们用锄头和粪叉打死。法国皇帝陛下不得不立即伸出他的龟爪讲和。和平全赖我们，全靠伟大的哀格蒙特。

众 人 万岁！伟大的哀格蒙特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野 特 假如是他，而不是玛加丽特·封·帕尔玛当了摄政，那就好了。

苏斯特 不行！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不愿听到有人抨击玛加丽特。现在该到我了。祝我们仁慈的女摄政万岁！

众 人 女摄政万岁！

苏斯特 的确，她们一族中有些杰出的妇女。女摄政万岁！

野 特 她很聪明，她做的事情都合乎法度；如果她跟僧侣们不那样紧紧地靠拢就好了。我们国内目前有十四顶新的主教法冠，这也有她的责任。要这些主教头衔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了可以把外国人擢升到好的位置上去？本来大修道院院长是从司铎会里选出的。偏要让我们相信，这

是为了宗教的缘故。这真是从何说起。我们原来有三位主教，已经够了，事情也搞得不错，有条不紊。而今，每一位却都得摆出一副面孔，似乎少不了他一样；因此时时刻刻发生嫌隙和争端。你们越是去搅和，事情就越糟。（大家喝酒）

苏斯特 但是，这是国王的心意；她也无能为力。

野 特 我们目前连新赞美歌都不许唱。这些歌韵律真美，具有非常感人的调子。这些歌不容我们唱；而下流歌曲，却随便我们唱。这是什么道理？他们说，这些歌里包含有邪说，还有什么，真是天晓得。但是我却唱过一些；这些是新的东西，我却看不出有所妨碍。

包依克 我也想问问他们！在我们州里，我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这是由于哀格蒙特伯爵是我们的总督，他对于这些事情不加过问。——在根特、伊普勒，在法兰德斯全境，他们爱唱什么，就唱什么。（大声）再也没有什么比宗教歌曲更无害的东西了，对不对，老伯伯？

劳依宋 的确！这是一种崇敬，一种感化。

野 特 可是他们说，这样的歌曲不合正法，不合他们法式；而且因为这些歌曲永远是有危害的，因此还是不唱为好。宗教裁判所的人员到处私访；许多正直的人早就身罹大祸。就差还没有压迫人们的良心了！他们不准我做我要做的事，但是至少该让我随我的心意去思想、去歌唱。

苏斯特 宗教裁判在此地行不通。我们不同于西班牙人，天生成那副骨头，叫他人来压制我们的良心。贵族们也一定会及时设法除去他们的羽翼。

野 特 这是十分讨厌的事情。如果那些仁兄心血来潮，闯到我的家里来，我坐在案旁工作，正在哼着一首法国的赞美歌，并不考虑这种歌是好是坏；我哼这样的歌曲，因为它就在我的嗓子口，我马上就成了异教徒，被带进监牢。或者我走过乡十，在一群民众旁边逗留，他们正在

听一个从德国来的新传教士讲道，我马上就被加上叛逆的罪名，有被砍掉脑袋的危险。你是否听过这种人讲道吗？

苏斯特 他们是正直的人。近期我听过一位在田野里对无数人演说。相比我们的教士，在讲台上指手划脚，用些零碎的拉丁名词塞得人感到气闷，那真另有趣味。他说的是真心话；他说，我们如何被人牵着鼻子走到现在，被堵在黑暗之中，我们如何才能多见到一些光明。——这一切事情，他都引用圣经上的言辞来证明。

野 特 其中或许有些道理。我常常在自言自语，考虑这种事情。它在我的脑海里早就盘旋了许久了。

包依克 全体民众也都随着他们跑。

苏斯特 我相信这是真实，由于人们可以听到好的和新的东西。

野 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竟能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讲道。

包依克 来吧，各位先生！你们只顾瞎扯，忘了葡萄酒和奥兰宁。

野 特 我们不可以忘记他。他真是一道卫墙：人们只要想起他，马上就觉得，能够躲在他的后面，不会被魔鬼拖出来。万岁！威廉·封·奥兰宁，万岁！

众 人 万岁！万岁！

苏斯特 而今，老伯伯，你也来干杯吧。

劳依宋 老兵们万岁！全体士兵万岁！战争万岁！

包依克 说得好，老伯伯！所有士兵万岁！战争万岁！

野 特 战争！战争！你们可明白你们在喊叫什么？这口号你们脱口而出，这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对我们激起怎样的反感，我无法说出。整个一年，听到的都是战鼓之声；传进耳朵里的没有别的事情，不过是这里来了一批队伍，那边来了另一批队伍，他们如何越过一座小山而来，在那边磨坊附近驻扎，这里战死了多少，那边又死了多

少，他们如何冲锋，一方得胜，另一方打败，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谁赢得了什么，谁又损失了什么。一个城市如何被占领了，市民们如何受到残杀，可怜的妇女和无辜的孩子又是什么情形，也都全然不知。这是一种忧惧和苦难，每一分钟人们都在想着：“他们到来了！也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苏斯特 所以一个市民也要常常练习武艺。

野 特 真的，有妻子儿女的人都在练习。但是我对于士兵；情愿闻名，不乐意见面。

包依克 这话可要让我生气。

野 特 这并不是说的你，老乡。假如我们去掉了西班牙的驻军，我们又能够自由呼吸了。

苏斯特 的确！他们给你的负担最重？

野 特 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吧！

苏斯特 他们以前强行住在你家里。

野 特 闭嘴。

苏斯特 他们以前把他从厨房里、从地窖里、从房间里——从床上赶走。（大家哄笑）

野 特 你是一个浑蛋。

包依克 安静些，先生们！非要军人来和解吗？——既然你们不想听到有关我们的事情，那么你们也来干杯吧，为市民的健康干杯。

野 特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安全和平静！

苏斯特 秩序和自由！

包依克 非常好！我们也感到满足。

〔他们互相碰杯，幸福地重复这两句话，可是每个人都分别各喊一句，形成一种轮唱。老残废军人听着，最终也跟着一同叫喊。〕

众 人 安全和平静！秩序和自由！

〔女摄政的宫廷。〕

〔玛加利特·封·帕尔玛，身着猎装。宫人。侍童。侍仆。

女摄政 你们取消狩猎，我今日不骑马了。对玛克阿维尔说，要他到我这里来。（众人下）一想起这些可怕的事情，我就心神不定！什么也不可以使我快慰，什么也不能让我消遣，这些景象，这些忧虑，总是萦绕在我的面前。如今国王要说，这睦都是我的温情、我的宽大所造成的结果；可是我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对我说，我所做的全是最有益的、最好的事情。莫非我先前应当用愤怒的狂风煽动这种火焰让它蔓延吗？我希望令它改变，使它自行湮灭。真的，我所深信的一切，我所了解的所有，都使我断定我是无罪的；但是我的兄弟将抱着什么看法呢？因为，这岂能否认？外国传教士的气焰日强一日；他们褻渎了我们的圣教，搅昏了平民的愚笨的心智，在平民中间召唤出摄人神智的恶魔。污浊之徒混入了暴动者里面，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想起来就叫人胆战，这些事情，我现在已经详细地呈报朝廷，迅速则详细，免得风声先进朝廷，免得国王在想，我们还渴望瞒着他什么。我想不出严厉的或者温和的方法来消弭这种祸患。哦，我们这种浮在人海狂澜上的大人物是什么样人？我们以为在统治他们，他们却颠簸得我们忽上忽下，东漂西荡。

〔玛克阿维尔上。

女摄政 交给国王的信写好了没有？

玛克阿维尔 一小时以内能够送给您来署名。

女摄政 你做的报告能否够详细？

玛克阿维尔 长长一大篇，很详细，适合国王的口味，我叙述怎样起初在圣俄默出现破坏圣像的暴动。什么样一群疯狂的暴徒，备有棍棒、大斧、大锤、梯子、绳索，在少数持有武器的人伴随之下，先袭击小教堂、教会和修道院，赶走教友，冲开锁闭的大门，把所有弄得天翻地

覆，掀倒祭坛，捣毁圣像，破坏所有画像，凡是有关祭献、祝圣的东西，全被他们打毁、破坏、践踏。在报告中还汇报了这批暴徒如何在途中越来越多，伊普勒的居民怎样开门迎接。他们如何以想不到的速度破坏了大教堂，焚毁主教的藏书楼。怎样有一大群民众，爱相同荒谬行为的激动，向美宁、科米涅斯、威尔维希、利勒等地分散骚动，没有一处地方受到抵抗，如何几乎在法德斯脸境在一刹那之间就宣布并且干起了惊人的反叛举动。

女摄政 唉，你这番重复叙述，又令我重新感到痛苦莫名！还要加上这种恐惧，恐怕祸患只有愈来愈深。告诉我你的想法，马克阿维尔！

马克阿维尔 请殿下原谅，我的想法很象是一种杞忧；虽然您对我的职务向来感到满意，但是您却很少听从我的劝告。您时常开玩笑地说：“你看得太远了，马克阿维尔！你应当做一个历史家：“干实际工作的人，应该考虑目前的事情。”然而，我不是把这种史实预先说过吗？我不是预先看出了一切？

女摄政 有许多我也提前看出，却没有办法改变它。

马克阿维尔 千言万语，归根结蒂：您不要压制新教。承认新教，把新教教徒和正教徒分开，给他们教堂，将他们纳入市民阶层，用来约束，这样您就马上把暴动者平息下去了。任何别的方法都是枉然，您徒使全国惨遭蹂躏。

女摄政 你莫非忘记了，我的兄弟曾以何等的憎恶之心亲自驳斥否能容忍新教的问题？你莫非不知道，他在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热切地劝我维护真正的信仰？你莫非不知道他决不想牺牲宗教以求安宁和统一？他不是亲自在各处州府布置了我们不知道的密探，打听谁在倾向于新思想吗？他不是以前使我们惊讶不置，指出这个那个的姓名，说他们在我们左右隐秘地犯了异端之罪吗？他不是

下令采取严厉手段了吗？莫非我应当宽大？难道我应当谏议，劝他宽恕，劝他容忍？这不会令我失去他对我的一切依赖、一切信任吗？

玛克阿维尔 我知道；国王下过命令，他让您懂得他的意向。他要您用一种方法恢复安宁与和平，这种方法将让人心更加激动，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在全国各处煽起战火。考虑考虑您所行的事吧。最大的商人早就受到沾染，还有贵族、人民、士兵。既然我们周周围的所有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您还死守着他的想法，又有何用处呢？但愿有一位贤智之上劝谏腓力普：统治两种信仰的国民，较之令他们互相磨擦，对于一位国王愈加适合。

女摄政 这种话再不要提起。我明白，政治是很少能够保持忠诚和信念的，政治只能把坦率、仁慈、宽大从我们的心里诚赶走。在世事之中，遗憾得很，这种情境是千真万确的，莫非我们可以象我们彼此之间那样跟天主闹着玩儿吗？我们确实定的教义，已有过许多人为它牺牲生命，难道我们可以用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它吗？莫非我们可以为了外来的、不确切的、自相矛盾的新教就将它放弃吗？

玛克阿维尔 请不要仅为我刚才所说的话更加误解我。

女摄政 我了解你和你的忠诚，并且知道，一个人尽管迷失了达到拯救灵魂的最佳的捷径，还可以做一个正直的有理智的人。玛克阿维尔，此外还有一些人，我应当尊敬他们、同时又应该责备他们。

玛克阿维尔 您说的是谁？

女摄政 我能够坦白说，哀格蒙特今天引起我一种非常深的内心的厌恶。

玛克阿维尔 由于何种举动？

女摄政 因为他的惯常的举动，由于他那种若无其事和轻率的态度。我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正在我在许多人和他的陪

同之下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刻。我按捺不住我的苦痛，我大声埋怨，转身对他说道：“瞧，在您的州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伯爵，国王对您寄托着所有厚望，您难道能忍耐这种事情吗？”

玛克阿维尔 他如何回答？

女摄政 似乎一点也没有什么，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回答说：只要先让尼德兰人对于他们的宪法放心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

玛克阿维尔 他说的虽不聪明恭敬，或许倒是实话。如果尼德兰人看到，我们所在意的并不是他们的幸福，并不是他们的灵魂的救赎，而是在于他们的财产，那么怎么会产生信任而且使它保持永久呢？那些新的主教，他们除了享受高薪厚禄吃山珍海味，可曾拯救过更多的灵魂，而且他们大多数不都是外国人吗？所有知州的职务还任用尼德兰人；不过西班牙人不是做得显而易见，表示出他们对于这些职位怀有极大的按捺不住的觊觎之心吗？一国国民，谁不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由他们自己的人管理，这不比由那些初来本国就忙着搜刮民脂民膏人以饱私囊的外国人，带来外国的尺度规章，既不友好、又没有同情心地管理他们更好吗？

女摄政 你站到对立者的方面去了。

玛克阿维尔 决不是连心也向着他们了；我是希望能使我的理智全然拥护我们这一边的。

女摄政 如果你这么想，那么我最好把摄政的位置让给他们；因为哀格蒙特和奥兰宁抱着很大的期望，想获得这个位置。以前他们是敌人；现在他们团结一起反对我，变成朋友，无法分开的朋友了。

玛克阿维尔 两个危险分子！

女摄政 坦白地说——我害怕奥兰宁，我也为哀格蒙特担心。奥兰宁没做什么好事，他的思想非常远大，他是一个心怀歹

意的人，好象同情一切，从不反对，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他总是以极深的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地去做。

玛克阿维尔 哀格蒙特正和他相反，他坦然阔步，好象世界是属于他的似的。

女摄政 他挺胸抬头，好象他不是陛下的臣属。

玛克阿维尔 民众的眼睛全都看着他，他们的心也都倾向于他。

女摄政 他从不虚伪，好象是谁也没有必要向他追究责任。他继续哀格蒙特这个名字。他听别人称他“哀格蒙特伯爵”，心里非常喜欢，好象他不愿忘记，他的祖先是盖尔德的领主。他应当称为高累亲王，他干嘛不用这个名字呢？他为何这样做？他想要重新找回失去的权利吗？

玛克阿维尔 我认为他是国王的忠臣。

女摄政 假若他想这样做，他会怎样有功于政府；而现在他却已经让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他的交际和宴会把贵族们联络在一起，比最危险的秘密集会方式还好。宾客们为他的健康祝酒，直喝得酩酊大醉，直喝得头脑发晕，永不消散。他如何常常用他的戏言煽动人民大众的感情，愚民们是如何被他的手下人的新制服和愚蠢的徽记弄得兴奋激昂！

玛克阿维尔 我相信这并没有什么居心。

女摄政 这也就够恶劣的了。我已经说过：他伤害我们，对他自己并不利。他把正经的事情不当回事；而我们，为了不显得疏远和怠慢，对于不起眼的小事也必须当作正经事，就这样一件事接一件事；我们想法避免的，也无法避免实现。他比一个自称叛乱头子的人还要危险；如果在朝廷上没有想到他这些行为，那一定是我的大错。我不能否认，没有一刻他不使我感到神经紧张，大大的神经紧张。

玛克阿维尔 在我看来，他对于所有事情都是以他良心为出发点去做的。

女摄政 他的良心有一面好看的镜子。他的举止是没有礼貌的。他常常表现出，好象他完全相信，他是一位主公，只为了表示好意，不愿让我们感觉出来，不愿反映我们直接驱逐出境；结果总会这样的。

玛克阿维尔 我请您不要把他的坦率，把他那种轻松处理所有大事的快乐的气质阐述得过分危险。您这们只有损害他和您自己。

女摄政 我没有多说什么。我说的只是不可避免的要，而且我清楚他的为人。他的尼德兰贵族身分和他佩带的金羊皮勋章增加了他信心、他的胆量。这两者可以保护他、对付国王勃发的任意的愤怒。仔细探究起来，有关法兰德斯的全部祸根，只是他一个的人责任。开始他骀于外国传教士不理睬，没有认真考虑，也许他看到我们有了一些麻烦事怀而暗暗高兴。让我说吧！我心里的话，要趁着这个机会痛痛快说一说。我不想没有目的；我清楚他对什么敏感。他也是神经过敏的。

玛克阿维尔 您是否下令召集枢密会议？奥兰宁来了吗？

女摄政 我已术发人到安特卫普法召他。我要把这个重任尽量交给他们，要他们给我认真会防这种祸患，不然就承认自己为叛逆。赶快去把信写好，拿来给我签字。然后赶快派确实可靠的瓦斯卡到马德里去；他是不知劳累的忠臣；让我哥哥首先从他那里得到消息，不让别的消息先传到他的耳里。在他出发以前，我还要亲自有话吩咐。

玛克阿维尔 您的命令一定会谨慎地尽快照办。

〔民家。

〔克拉雷。克拉雷的母亲。布拉肯堡。

克拉雷 您不愿意帮我抓住这一绞线吗，布拉肯堡？

布拉肯堡 清楚原谅我，克莱尔辛。

克拉雷 您又怎么啦？您为什么拒绝这件小事、不愿意帮忙呢？

布拉肯堡 您会用这根线把我紧紧地绑缚在您的面前，我不能回

避您的目光。

克拉雷 胡说！来抓住吧！

母亲 （在靠背椅里织衣）唱一支歌吧！布拉肯堡伴唱得多好。

平常你们总是高兴的，总有什么引我发笑的事情。

布拉肯堡 平常。

克拉雷 我们唱吧。

布拉肯堡 随您想唱什么。

克拉雷 好好地尽情一些，尽情地唱吧！这是一首军歌，我喜欢的歌曲。

〔她卷起线，跟布拉肯堡同唱。

吹响军笛！

敲响战鼓！

我的爱人

带领部队，

高举长枪，

指挥军旅。

我的血在沸腾！

我的心在怦跳！

呵，但愿我有件小背心，

还有军裤和军帽！

我想勇敢举步，

随他步出城门，

走遍各州各郡，

到处随他同行。

敌人已经溃败，

我们对着开枪！

身为一个男儿，

真是幸福无边！

〔布拉肯堡在唱歌的时候常常注视着克莱尔辛；最后他泣不成声，眼里流出泪来。他丢下线，走到窗前。克莱尔辛独自把歌

唱完，她母亲有点不高兴地对她示意，她站起身来，向他走上几步，又有点不决的样子转身坐下。

母 亲 街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布拉肯堡？我听到有脚步的声音。

布拉肯堡 这是女摄的巡逻。

克拉雷 在这个时候？这是什么意思？（他站起身来走向窗前，靠近布拉肯堡）这不是平时的巡逻，人数增加了许多！差不多全员出动。哦，布拉肯堡，去！打听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去，好布拉肯堡，帮帮忙吧。

布拉肯堡 我去！我马上回来！（他在临走时向她伸出手，她也伸出她的手）

母 亲 你又把他打发开了。

克拉雷 我爱打听，而且，要埋怨我，他在这里，使我不好受。我从不知道我该如何对待他。我对不起他，看到他有这种深切的感受，我的心都要碎了。——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母 亲 他是一个很忠诚老实的孩子。

克拉雷 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热情地对待。每当他一往情深轻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手也常常情不自禁地紧握住他的手。责怪自己，怪我骗他，在他的心里培养着一种徒劳的希望。我觉得难过。天知道，我并没有欺骗他。我不愿意他抱有任何希望，可是我也不能让他绝望。

母 亲 这是应该的。

克拉雷 我曾喜欢过他，现在心里还对他有好感。我本可以跟他结婚，可是我确信我对他从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

母 亲 你跟他在一起是会感到幸福的。

克拉雷 可能在生活方面很好，能过着安静的日子。

母 亲 这一切都被你自己失去了。